



重刻浮溪文粹序

世有事同而跡異者其闡揚宣布豈不存乎人哉永自零陵列為九郡泝漢至秦其間風氣未盡開功治未盡著而人文猶未暢也載歷魏晉隋唐又數百年而河東柳子厚氏以竄移至自在朝時其著撰已為一代詞宗愛傳於世至永而時窮慮研遂為晚年定制故今在未



諸作於泉石林竹有贈多魚掌之嗜有
瑰瓌特絕之稱蓋將終身不忍釋而天
下不可踰者矣至論民俗土地之宜則
必曰夷而不少諱焉更五代至宋又數
百年而新安汪彥章氏學本六經該備
衆體佐君于戎馬蹀血之餘奮然以文
章攘夷欲厲將士閔元元裁倖恩功參
張岳而業濟中興乃建炎之宣公豈元

和之黨附我虜平旣成而彥章遭讒削
職于永州蓋以永為投畀之地也夫子
厚在永十年知咎之不可外移也而乞
巧于天託愚於溪以自晦彥章在永亦
十餘年樂天知命朝孟夕尊其於擠黨
是非之辨相忘于有年間矣而復托之
玩鷗亭以自見蓋必有除殘拯溺之憂
而後有侵人之適有守正嫉邪之節而

後有結茅之安為給舍為翰林為閣學
為州使終始一心內外無間故能同物
我而無機變之示焉豈嬰情得失而恣
肆於山水者哉彥章詩文格力華妙精
深當與子厚相上下而忠謹過之今子
厚之文大行于世尤為永士所喜彥章
文學在當時稱江南寶而其所傳無幾
永之士亦未聞焉不誠缺典矣乎今故

搜其舊刻廬江郡計文之粹者八十有
五篇屬郡守板行之與子厚並又立祠
于城闔之西北疑即當時玩鷗處且風
郡士立身宜以忠正文學兼飭以為山
水榮也或曰祀其有功於民之義乎是
不然此地自列郡以來幾千年矣在唐
子厚稱其泉石而鄙俗以夷在宋尚為
投畀地入我

朝而民釐俗革幾于中州曷為而變道之
速哉考前守建寓賢祠司馬祠乃元結
而下十一人獨結以道刺寓餘以投畀
寓迄或一二年遠或七八年凡民之興
非以其賢耶丕變之功非寓賢誰與歸
哉矧彥章之寓又最久也而祀可獨缺
乎茲祠之建蓋亦缺之舉也板其文所
以徵其獻也余以後學 分藩茲郡考

古問俗政所宜先安得不汲汲于是典
哉梓成爰述顛末以告來者

嘉靖乙卯春三月之吉守上湖南西蜀
胡堯臣頓首書于永之紫微分署

永州府知府錢芹重刊

同知戴維師校正

淨溪文粹目錄

卷第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勅書

大行隆祐皇后謚議

卷第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扈從大母往洪州制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蘇軾孫從事郎符攸宣教郎制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制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劉韜贈持進制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卷第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賀赤烏白鵲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謝除燕侍講表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謝授新安郡侯表

謝泉州到任表

皇太后還闕賀表

謝請永州居住表

賀皇太子正位表

卷第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奏論諸將無功狀

乞修日曆奏狀

卷第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卷第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清風堂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文正公祠堂記

卷第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永州玩鷗亭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鎮江府月觀記

卷第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跋

書陳文公逸事後

跋東原集序

卷第九

碑

信州一室碑

祭文

祭河文

傳

郭永傳

書

見謝給事書

銘

熊叔雅研銘

董天任研銘

卷第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卷第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卷第十二

墓志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
蔣公墓志銘

卷第十三

墓志銘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志銘
朝請大夫直秘閣吳君墓志銘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志銘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安人王氏墓志銘

卷第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卷第十五

詩

桃源行

過吳明叟新居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次高郵軍

阻風雨辟渡寄王仲成

避地函亭野步

庚午歲屏居零陵以門揜候虫秋為韻

次韻向君受感秋

晚發吳城山

過臨平

書寧川驛壁

宿鄴侯鎮

龜山上方

醉別李高侍郎

漫興

北窻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古鏡行

蔡天任韻

詞

點絳脣

小重山

附錄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端明殿學

士汪公墓志銘

宋史文苑傳

附羅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司業胡仲傳

浮溪文粹目錄

浮溪文粹卷之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

江西汪石琴

藏手叔書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
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
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
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亾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
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廢之質
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

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
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
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
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惕同底不平
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有罪已恤民之意
可與陸宣公奉天

謹參
看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續丕
圖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
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
遷茲緣仗衛之行充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
饑疲蒙犯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
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故古之時巡即奧區而
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

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
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
已以焦勞欲睦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費
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侵殆將無
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
滋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
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蠲
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維
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

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邇
銜無告之冤已敕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
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
隱所期爾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
有奪時之怨科湏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茲
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
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
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
濟中興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虜腥膻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茂草每興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亡歸咎朕菲涼之所致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肩顧乖離蕩析之餘宜還定拊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姍歸安問里庠錢鏹而觀銍艾雖未能即及於周詩賣刀劔而買犢牛庶或可漸成於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想宜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

新奇壯麗善於鋪張

臣伏奉敕命禮部據太常寺申今來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祐而降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甍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

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
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絲
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于恭陵逮事宣仁欽聖兩
宮禀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
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
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一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
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
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
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

按蹕武林元兇闕朝究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
我大母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稜坐使天地復
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
天不能過也既動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
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為
本沉潛剛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
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
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
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

留遷掩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暮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既安耶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

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室之從容房帷密翰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謀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功曷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浮溪文粹卷之一

浮溪文粹卷之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
從大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
之嚴衛乃令近效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總行
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沉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為至
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
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阡危之會尤須

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
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承於溫清分周公
之陟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簫韶庶幾還風
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
人當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脩學必可行
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
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

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
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復言歸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制

用事切當得
命世臣之體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其崇偉哉千載之英
繫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
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
進忠規唐表魏謩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
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毘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
令尹為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
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虜既盡逾年之
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
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
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邁其
徃毋愴家廷之禍當思王室之艱

脩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克大金通問使制

用事切當

且尊中
國體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風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
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縵緇眷茲久矣今乃得之
以爾曹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上憂而臣等何有於
生如昔已佚而人勞孰當責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棟
概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
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
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勝召赴行在制
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素人御晉教孟明駸

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老成
之效具官某稟資沉鷙事上朴忠昨緣外侮之侵常
界中權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謀坐此逾
年隱於亡命肆朕篡國之始末時敵愾之良議者皆
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
思將臣宜頒異數爰復州團之秩俾趨缶狩之朝庶
分北顧之憂尚採東隅之失勉圖而續仰副朕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憤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德或

意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
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
不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
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
置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絲於
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
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玠莫儻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上

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殉國之
無人則排難解紛之奚賴其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
班當君親蒙蔽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字茲非小
變何以生為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
而闕畧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毋
忘自省服我寬恩

宋齊愈惡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
喪邦其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宦方氣稜結蕭牆之

內至腥膻謀閤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
符之未獲柰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
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
鮮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而靈武
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
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參儲禁
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

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
兵之議積其憤眊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
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存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
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

劉韜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
嗟我仰成之耆指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
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遠明內領藩條樹活民
之政外臨邊壤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

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虜將令毀節於偽廷龔勝飾
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
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祿庶幾精爽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哀悼之情
藹然言外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
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峻
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
當邊徼之嚮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虓之醜虜壯矣張
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

予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之何辜為潸然而出涕茲
陸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爾精忠光吾信史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據
國憤未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
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
剛故俗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
敵蚤備師干之試旋膺齊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
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

小窺朝元虎干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
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
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裊凱歌一奏盟府交
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又虛之渥視班亞
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銜并腴於真賦併為異
數用表元勲於戲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蓋歸飲
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
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揜前不

淨溪文粹卷之二

淨溪文粹卷之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婉曲有味

伏以接千歲之統推神筭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
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
體道粹精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
帝堯游汾水之陽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
聖人臣自遠威顏荐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宸
之猶賒鴻鴈雖賓莫帛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

雲氣於蓬萊

賀赤烏白鵠表

以烏鵠對說
詞句新奇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
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自召此來非偶然中賀伏以
烏本陽精鵠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大德適天時應
在於金穰宜爾珍禽已茲瑞質孝能致嘯煌煌儀則
之新喜必傳音翬翬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
謂一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純嘏
跋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藴

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成章乃同時而薦祉
徊翔有煇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
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
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
來儀之鳳

群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此表似為張邦昌文
過然以偶儷之体寫

委曲之情非精
於四六者不能

天命有歸將嗣興於景運人心胥悅咸暱就於至仁
雖睟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

中謝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
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叅其謀議旋屬虜
情之變遷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塵而不返九
祧之祀將攝裸以為名所宜引死以力爭顧獨包羞
而苟活生雖可耻志則甚明蓋天下屯危方苦存亡
之未定而古人事業唯觀濟否之如何使生靈相顧
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
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
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吟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

率土相從而歸故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
臣素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
下中奮英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瓊趣駕未央之
宮盛九賓之禮以見群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
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
職

謝除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兼侍講者視草禁嚴談經間
燕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

躬而懼臣中謝常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
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為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
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美論道不忘於息馬
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於斲輪而臣猥以菲才膺茲
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顧
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馬之專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

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於采獲君
恩馭幸乃歲冒於遷除矧方抱於遺弓忍獨榮於載
筆上還不獲退省為憂中謝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
明天資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
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謨國之相繼
循致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於堯喪宜柱下一新
於漢注風象垂付適幸纂成豈謂皇帝陛下明發有
懷蕪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於祀莫稽幸商頌之復
全以那為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震承學之臣敢不仰

奉殊私俯殫繇力哀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
求擄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
見其人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
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章外服猥奉
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中謝伏念臣積冒恩私浸
踰分願昨投閑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文客還家方
憇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惟

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臨萬類藩
飾群工屬宣宗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
仍昨鄉州宋人泮泮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
夸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孫忠敢移於生死臣無
任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於他國
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恩深墮涕
中謝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踈無問馬

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
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劍
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
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况今閩徼莫
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
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
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唯一人修不已之
誠故四海睹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
通神明躬行曾閔於九重力奉姜任於萬里雖天人
之交相實古今之未聞十載中天瞻壽壽慈慈之氣
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之祥永享含
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
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遙知坤極之尊莫望
天顏之喜

謝謫永州居住表

辱愚冒寵又依日月之光盈滿擬裁自處雷霆之下
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
中謝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於器瘠
乃復浸成於老諄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
馳越江湖而跼伏非恃晁旒之察難逃鉄鉞之誅茲
盖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
臻全盛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公之論而臣靡思兢
慎仰負涵容餅居井眉雖有措身之地狐正丘首未
知歸骨之期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
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擬
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狗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
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海
震中潛棊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
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浮溪文粹卷之三

浮溪文粹卷之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數陳剴切可為論事之法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瑗因發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遲別與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

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邪為非邪若以為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擢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遺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耻甚矣縱方今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別與差違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

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柰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臣以為不罷士瑗恐人人効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耻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宜或且令蘇進赴任斥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
詞進入者右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
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忝酌元犯降等陛下叙今未臣
僚論到若全不叙復即不霑登極赦恩可於遂官吏
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
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
有不能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陳之臣聞慶賞刑
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
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午于茲矣宵衣旰

食側躬脩行非不厲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
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
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
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
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
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善惡惡而不
能去所以也自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其無官據勢者
非貨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
奴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厮之材本非士

河漢文粹 卷之四
類乘時詩謬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人難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之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汙清貴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

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

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強事功之立豈不
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旣已與之矣若奪而
不還如咨怨何臣以為人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
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騂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
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猶能使人
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
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
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降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

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
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
職因依及其人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
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
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有雖當落職而寄祿官叨
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克邪佞之
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
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
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

問而詐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脩在億年並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守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未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腥膻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泊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勝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為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於

江漢文粹 卷之四
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
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
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
比常年去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
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佯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
尤喜為窮蹙之狀以欺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
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
誤我師邪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
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

穴則東西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
高枕而臥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
者否豈直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
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
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
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
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
當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
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

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
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
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俊果能為陛下有慨
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
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
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
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
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
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

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忍此事
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奏論諸將無功狀

審事情識時勢非特文章好馭
將之道亦未有過於此奏者

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
州留兵戰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
令侍從官條具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
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
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

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馱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於垂桴入海偃偃然未知

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

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真為今日計哉柰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強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

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克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克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克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費盡裝海舶焚

其城郭為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為柱石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紹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

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為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浙西為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

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為之主邪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

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

實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
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
李捧屯兵縣中降旨麾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
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
使鬪猶懼不前况令人使遁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
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
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瓌本隸杜克克敗于
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
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獨可賞其有

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趣遁者後也罪亦何逃如此庶
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
河東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
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
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
之燾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
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
足以制之然後恤焉是以為恩况此曹平時獸飮於
虜掠之貨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

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
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
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
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
之欲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
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
之職邪今陛下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
而無以治之異時張敖集西兵而未則以靡靡相效
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有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

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
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
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為虜退
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
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
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
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
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
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

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抗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游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言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已忌諱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修日曆奏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夫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

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
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
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
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
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
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
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
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

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院塞戶
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
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
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
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
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
皆合道在位二十年餘未嘗刑一無罪殺一無辜涵
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
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

人心止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群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羗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

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閔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轂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

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
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
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茶牘具存如御
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
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顛沛中央官不廢况今邊烽
稍息群盜屏除正朝廷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
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
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
仍重給官錢市紙剗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脩

日曆官採擇伏候勅旨

浮溪文集

卷之四

浮溪文集卷之四



